

# 傷痛結成痂之後，大口呼吸

## — 閱讀張恩慈，2018年

文 | 簡丹

藝術家自己不說話，作品卻誠實的表達了她內心的一種狀態：不安、害怕、恐懼和莫名的虛無的慌張...她直覺地認為拿著針和線，便能縫補傷口、磨合傷痛或是不再讓某種自己珍惜的東西繼續流浪...消失...

### 緊握拳頭，吞下傷痛

其實，看張恩慈的作品，很難只看到美力，而無視於暴力的存在！

先說二件作品：

之一：一個人總是有一天要死的，請您們不要過分悲傷吧！—取材自白色恐怖史料中受害者留給家屬的文字

藝術家張恩慈，在2016年的作品〈The Last Words-1〉中，以手工繡出這句令人悲傷的文字，呈現在作品的正中央，像是框裱好的遺囑。

之二：Now，Sword of Truth fly swift and sure。That evil die and good endure！  
(真相，如同寶劍出鞘般，飛快而穩健，能擊敗邪惡，並且讓善良存留。) —取材自童話故事《睡美人》中的名句

張恩慈在2018年創作的一件作品〈你還記得嗎-4〉中，用縫紉機將《睡美人》中最具警示作用的經典名句繡了出來，讓王子攜劍出現在她的作品中。

2016年，她結婚了，來自婚姻的幸福感和支持力，讓她的身體得以安靜，並且懸著的那顆心慢慢定下了，作品的呈現由無力的悲傷，到有感的穩定，雖然還是隱約感受到作品所傳透出的藏不住的害怕與感傷。

在訪談的過程中，她靜靜拭淚，將手中濕了的面紙，在桌上揉成碎片。可是，當問及她，生命中是否發生過什麼事件，讓她曾經如此的緊張和不安？或許還不是說的時候。不說，讓她拳頭緊握，這不說或不能說的堅持，可能是她創作的力量來源吧。在創作的過程中，有苦，一定是好事，苦其心志，通常是老天爺的恩賜，心中苦而說不出，是試煉。在張恩慈嬌小的身體內藏著太多說不出的苦了，讓人頗為捨不得。

### 針、線和布料，回溯自己的內心

是大二的時候，師長鼓勵多元創作，張恩慈嘗試使用其他材質創作的可能，但終究是在針線世界中找到歸屬。她說：使用針線，讓她在身體上和精神上，都得到安慰，在縫合的過程中，她找到自己曾經受傷的痕跡，在拆線時，甚至可以聞到傷口滲血的味道，依稀的身體感，在針線穿透之間依然存在，修補於焉展開。



我們的同盟-1 彩色繡線、毛料、棉花、布料 Our Allies-1 Embroidery, Wool and Cotton on Textil 136x134 cm 2020

於是開始專注於布料上的創作，在布市場中找到麂皮、有肌理的布料或棉布，甚至在棉布上染色之後，再開始用一針一線繪出自己的內心世界，繼而牽引出自己關心的社會議題，使得創作內涵更有深度和廣度。

從2006年的《一眨眼，你看到什麼》，2007年的《How Brave！》系列，2008年的《來吧，可愛炸開吧！》，以及延續著《How Brave！》以白雪公主作為主人翁的《What Is “they live happily ever after”》(2009)、《不完美的完美》(2013)、《Back Down to Earth》(2014)等作品，2016年的《小女孩》、《The Last Words》，2017的《The Wall》，到2018年的《你還記得嗎》和《倖存者》系列，其



實觀看的過程就是令人揪心的，藝術家透過自己的身體感受，擴大到對社會議題的關注和探討，愛的追尋和被遺棄、青少年家暴的發生和之後的家庭事件以及社會現象...在在讓人不能忽視，因為晦澀的社會新聞，已經告訴大眾相關問題的不斷發生，藝術家的能力十分有限，可以發聲的地方只在自己的創作之上，聲音太細微了，但不得不說。

傷口經得起時間的考驗，它會結痂；控訴的聲音，最終也可以回到溫暖的家，並得以安歇。2016年的結婚，丈夫提供了足夠的熱度，讓她放下焦慮和不安，支持力一旦發生，幸福感就會產生，現在的張恩慈看起來比過去堅強而堅定。



How Brave -1 彩色繡線、畫布 Embroidery on Canvas 150x150 cm 2007



森林-3 彩色繡線、毛線、羊毛、胚布 The Forest-3 Embroidery and Wool on Textil 106x108cm 2020

### 白雪公主似的幸福，人人可得嗎？

2010年，張恩慈以《How Brave!》系列作品，得到LV藝文空間申請展的評審特別獎，當時的評審委員之一的是知名策展人、同時也是日本東京森美術館的館長南條史生，南條相當欣賞張恩慈的作品，也因此2013年張恩慈受邀參加了森美術館十周年的大展《Love》。

2013年，第一次看見張恩慈的作品，就在森美術館，一個由策展人片岡真實策畫的《Love》聯展上，參展的藝術家從夏卡爾、草間彌生到初音未來，時間的跨距、藝術家年齡的差距，由古至



今到未來，每一個藝術家都大有來頭，每一個藝術家對「愛」的表達各異，但年紀輕輕的張恩慈，她的作品在大師的作品中毫不示弱，她以白雪公主的另一面來討論愛的可能：白雪公主真的和王子可以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嗎？

對於愛，張恩慈提出一個詞「勇敢」。要勇敢，才能面對愛的各種可能和變化。愛，不可能永恆持久，這是真理，但愛可以昇華為親情，但愛也可能被背叛，白雪公主般的愛情觀，充滿夢幻，真的可以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？

創作相關系列作品時的恩慈，還十分年輕，讓白雪公主流著長長的淚水，應該還是親身體驗；但那長長的、用黑色的線所創造出的淚水，顯得太悲傷而令人錯愕，白雪公主的身邊圍繞長鼻人的形象，象徵來自外在社會的壓力，藝術家試圖提問：身為女性，需要多勇敢來面對外在的挑戰！用針線編織出的線條十分單純，卻張力十足，用線勾勒出的肌理，在柔軟中有著倔強的氣味。

### 越是簡單，越是豐富

2018年，最新的作品包括了《倖存者》和《你還記得嗎》兩個系列，無論是針線的表現和作品內涵上，都有了相當的改變和轉換，令人耳目一新。

《倖存者》，依舊是童年的記憶，構圖來自他們家姊妹三人的舊照片；但在布料的選擇、針線的操作和表達上，都有了新意。張恩慈刻意將縫好的作品翻面呈現，讓觀眾看見打結的部分，紅色的線結在身形上的某些部位顯得突出，創造了彷彿傷痕的印記。一身是傷的小女孩們，相互牽手、一起遊戲，團結讓她們在不舒適的生活中，有了依靠，有了笑容；母親的形象則已化為針線，緊緊和孩子們依偎在一起，「慈母手中線」的意義在她的作品中既是矛盾，卻也是順理成章地完成。

《倖存者》系列作品的呈現，讓我們看見了藝術家在操作手法上的更上層樓，甚至在理念的呈現上也更為精準和審慎了。

《你還記得嗎》系列，更令人驚艷，闡述故事的表現已經降到了最低，畫面越來越簡單，記憶似乎也逐漸變淡，兒時的玩伴：玩偶、熊寶寶和馬匹...，漸漸淡入記憶中，最終只剩下布料上的彩色棉線走過之後留下的結子(是記憶的結痂嗎?)，這些打結過後的線頭，在布面上成為點，點與點之間的空間，成為路徑，四通八達，但意外的，有了如極簡藝術的表現手法，話說少了，空間卻大了。

張恩慈其實長大了，時間給了她療癒的機會，婚姻提供她幸福的泉源，創作滿足了她對生命的期待和遐想，她的確勇敢的面對上天所安排的生活，並以自己的努力回應了未來的命運。透過作品，我們看見一個藝術家的成長，從心中有夢魘的小女孩，成為一個真正的藝術家。

[原文載於非畫廊藝訊07, 2019冬季號]



倖存者-6 彩色繡線、布料 Survivor-6 Embroidery on Textile 75x62 cm 2018